

中国科学院部分迫害案例

2000 年至今被核实的部分迫害案例显示，中国科学院至少有 29 名教职员工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到种种迫害：强行辞退并被剥夺了基本工资；剥夺了分房的基本待遇、强行收回住房；不给退休金，断绝生活来源；被绑架到劳教所、判刑；研究生们不放弃修炼者不予注册、勒令退学或长期休学；被非法绑架至“洗脑班”强制转化或强行关押封闭“洗脑”；被绑架到拘留所拘留；禁止单位所有被记录的法轮功学员出境。

案例 1

李宝庆：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七五”重大科研任务先进工作者，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中心编撰“国际名人词典”第 25 卷 P233，1997 年）只因修炼法轮功，67 岁高龄还被拘留 4 次。

2000 年 1 月 13 日北京海淀区警察夜闯民宅，没有任何手续就到李家抄家并带走了其妻子刘静航，2000 年 2 月 7 日，李宝庆因钥匙被反锁在家里无法入内，只好去看守所向老伴取钥匙，钥匙没取到，反被非法刑事拘留达 38 天之久。

2001 年 2 月 1 日李宝庆从看守所出来后的第三天，所党委书记刘毅，以邀李宝庆谈话的名义把李宝庆骗到他的办公室，要李宝庆去参加中科院党委非法举办的所谓的法制教育学习班。在李宝庆一再拒绝之时，在场的党委办公室主任胡淑文走出门口，随之 6、7 个壮汉一拥而进，扑向李宝庆。上来就把他的头蒙住，架胳膊架腿的，按头的抱脚的，不由分说强行把他从大楼三层的办公室绑架到大门口预先安排好的汽车上。李宝庆竭力挣扎叫喊：“刘书记，我没有违法犯罪，你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你们这么做是不人道的！”但无济于事，还是被塞进了汽车里。李宝庆拼命地挣扎才露出头来，几乎被窒息。经过近 3 个小时的颠簸才到新安劳教所。李宝庆拒绝下车，劳教所狱警招来几个人就把李宝庆抬进了劳教所。

面对非法的强制措施，李宝庆曾多次质问负责“洗脑”的中科院京区党委书记彭玉水：“中科院是科研单位，有甚么权力对自由公民实行强制措施？！完全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专政的那一套，是违法犯罪的行为！我不是中共党员，党工委、院党委、地理所党委有甚么权力管制我？！”每当此时，他只是尴尬地傻笑，“陪同人员”就会急速赶来强行把李宝庆拖走。

所谓的法制教育学习班，实际上既没有教材和讲座，也不允许讨论，更严重的是没有法制！只有他们对法轮功创始人和法轮大法的肆意谩骂和恶毒攻击，对修炼人无限上纲地指责和批判，对“洗脑”对象的刑讯逼供和身心折磨。

李宝庆被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党委绑架去北京市新安劳动教养所，被迫参加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简称党工委，下同）非法举办的第三，四期“洗脑班”。中队长焦学先 2001 年 2 月 6 日威胁他：“进了这个班‘转化’也得‘转化’，不‘转化’也得‘转化’；对拒不‘转化’的可以直接送劳教所、送监狱；被劳教、蹲大牢也必须‘转化’，不‘转化’别想出去，没有刑满释放那一说；法律和程序对法轮功不起作用，国家对法轮功实行特殊政策。”等等

案例 2

刘静航：李宝庆的妻子，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曾三次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二等奖。住北京市朝阳区 华严北里 13 楼 1203 号。

2000 年 2 月 2 日，刘静航女士到一名法轮功学员家交流，于 2000 年 2 月 7 日被捕。她被劳教 3 年。在关押期间，曾 3 次被强行灌食，被施以“睡死人床”等酷刑。被剥夺睡眠，超时奴役劳动，60 多岁的老人要在紧张的军事化管理下生活，更难忍受没完没了的强制“洗脑”，看诬蔑攻击法轮功的电视、录像，逼迫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长时间超负荷体力劳动及强行“洗脑”等，这些都对刘女士造成了极大的肉体与精神伤害。她被迫害得血压升高，心脏严重供血不足，头昏眼花，耳聋，牙齿脱落三颗，满头白发，精神和肉体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她被迫害的记忆丧失，回家后连邻居、同事都不认识了。单位竟不给退休金，断绝其生活来源。

案例 3

董教授：72 岁，大连星海湾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大连星海湾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72 岁的董教授，遭到教养院副院长张宝林的毒打，逼董教授写“三书”，不写就打耳光。

在大连教养院里，当教养院的狱警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揭批书”、“悔过书”、“保证书”时，学员不写就拉出去当场打倒在地，从头上往下浇冷水，再用 5、6 根电棍同时在嘴、耳朵、手、脚过电，直到电棍的电全用完为止。有的学员当场被电晕。狱警们还让犯人用拖布把、铁锹把打学员的身体。狱警乔威、王军、吴大队长还唆使犯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直接告诉犯人们“不管采用什么办法能把法轮功学员‘转化’了你们就可以减期”。有些犯人们知道法轮大法真象后，不愿再迫害法轮功学员，反而遭到乔威、王军等的毒打。

案例 4

丛培喜：1947 年生，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1999 年底丛培喜到北京上访，被上海市“610”非法拘留一个月。2000 年被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五室强行辞退，并被剥夺了基本工资。2001 年 7 月至 2003 年 7 月，丛

培喜被上海市“610”非法判劳动教养 2 年。在劳教所，因坚持自己的信仰，丛培喜被强迫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从早上 7 点直至第二天凌晨 2、3 点钟）搓 7 公斤二极管，以致关节严重变形弯曲。劳教所为了“转化”她，一度强制她每天从早上 5 点 30 分到晚上 12 点面墙站立，致使她腿肿得连裤子也脱不下。寒冬腊月里，她被长时间关在西北方有个窗洞的禁闭间，每天寒风凛冽，还要忍受监视她的吸毒劳教人员对她的种种打击和辱骂，以致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2003 年 7 月，丛培喜从劳教所回家。2004 年 11 月，她到原单位上海市技术物理研究所向一名 70 多岁的老院士讲真象被举报。2004 年 11 月 26 日，在家中遭到杨浦区“610”绑架，被非法判劳教 1 年，关入杨浦区看守所。丛培喜依法提出申诉，并在看守所坚持炼功和绝食抗议，现身体极度衰弱，生命垂危。

案例 5

邓英士：1971 年生。1997 年到技物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五室工作。1999 年底到北京上访，2000 年被技物所送到拘留所，被拘留 15 天。2000 年 1 月至 2000 年 7 月，被技物所关押在技物所的大院里，不许外出。2002 年 1 月至 2002 年 6 月被技物所送到“洗脑班”。因为一直遭受极不正常的工作和待遇，2003 年被迫离开技物所。

案例 6

郁思夏：男，现年 28 岁，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郁思夏 13 岁入读武汉大学少年班，17 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1994 年他 21 岁时，赴奥地利攻读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奥地利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科研工作非常出色。正当他年富力强，可以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才智的时候，却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 3 年。

案例 7

吴持平：博士生导师，原工作单位为中科院山西核辐射研究所。吴持平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于 2001 年 6 月被太原市“610”办公室送入太原市新店劳教所非法劳教 3 年，受尽了残酷迫害。惨遭折磨后，他们更加坚定，使狱警束手无策。在今年(2002 年)5 月下旬狱警将他们二人秘密带往北京团河劳教所。团河劳教所以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已被多次曝光（爱尔兰中国留学生赵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所助理研究员林澄涛均遭到迫害）。

案例 8

陆辉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程师。陆辉华因发表严正声明，被“安全部门”查出，公安要求其所在单位送她去“转化班”，该单位愿意出 3 万元送她去。陆

辉华女士已于今年3月底被公安强行从单位带走。她的孩子刚刚一岁，正需要母亲照顾。

案例 9

孔繁芬：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研究员。镇压法轮功开始后，孔繁芬为法轮功呼吁，从而前后被拘留4次，约3个月；逢节假日被“请”到派出所看管起来；2000年7月的一个早上5点多钟，因天气太热，怕吵醒家人睡觉，而到自己家楼门前炼法轮功，活动活动筋骨，警车110就来抓她。为此判孔繁芬强制劳动教养一年。

案例 10

王英：女，41岁，中国科学院广东省分院地化所工程师，家住广州五山地化所17单元301房。王英于2月28日上午被单位党委书记赵振华以进行思想教育为由叫进书记办公室，后见王英戴有法轮章，随即勒令威胁交出法轮章并要保证不去北京上访。由于王英没有交出法轮章，也未保证不去北京上访，而被限制在书记办公室及矿物楼会议室至下午6点35分，长达9个多小时。在这期间由人保综合处处长和保卫科长负责看守，连中午回家给放学回来的小孩做饭都不允许。3月3日中午约12点5分，广州五山派出所公安人员通过单位人保干部把王英叫去派出所问话，要求做出不去北京上访的保证，被拒绝。于是王英当晚10点多钟被投入广州公安局天河分局棠下看守所关押15天，理由是“宣扬法轮大法”。在押期间每天强制做工（做花等）12个多小时。7月8日又从家中被公安带走，现已被送广州槎头劳教所非法劳教2年。

案例 11

贾守新：中国科学院电子所，为抵制迫害，长期流离失所，最近下落不明，疑被警察绑架。

案例 12

洪伟：男，26岁，北京大学98届毕业生，中科院微生物所硕士生，家住重庆市璧山县。洪伟1994年修炼法轮功，平时在学校里乐于助人，被同学们公认为好人。1998年洪伟自北大毕业后，被保送至中科院微生物所。1999年4月25日，洪伟曾经前往中南海请愿，当时他站在府右街新华西门对面的人行道上，亲眼看见朱熔基出来接见了学员。1999年7月20日后仍坚持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9月初的一天早晨，与中科院的另两名法轮功学员（其中一名叫李晓东，也是中科院的研究生）因在北京中关村操场炼功，被派出所送至清河拘留所拘押了30多天。洪伟从拘留所里回家后，便受到中科院微生物所及派出所的监视，每当节假日及“敏感”日子，便将其关押起来。后来洪伟曾被多次“洗脑”迫害，因其坚持修炼，被点名为重点人物，列入了黑名单。后因多次上访被捕。

2000年1月被遣送至老家休学。复学后，中科院微生物所又先后两次将其父从四川叫到北京，对洪伟施加压力，其父亲多次积虑病倒。2000年10月洪伟又再次被勒令休学，之后，洪伟为抵制迫害而流离在外，由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很艰辛。2001年底至2002年（具体日期不详）被非法抓捕，拘留1年多后，于2003年夏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罪”秘密判刑10年，现关押在重庆监狱。

案例 13

王斌：男，30岁，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博士生。2000年4月，王斌被科院和所里强行关押封闭“洗脑”几天。7月19日半夜被公安非法抓到中关村派出所关押2天。毕业前他的单位还以学位相逼放弃修炼均未得逞。2001年3月，他又被非法抓捕，然后被以莫须有罪名判劳教3年，关押在北京市海淀看守所。

案例 14

曹凯：男，29岁，中国科学院发育所博士生。曹凯上学时品学兼优，当过班长，多才多艺，曾获一等奖学金。后考入中科院发育生物所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曾获“地奥奖学金”，获“优秀研究生”称号，并在发育生物所攻读博士学位。

曹凯修炼前眼睛患有重病，眼底每月出血2至3次，严重时每周1次，视网膜随时都有脱落的危险，天天要依靠药物维持。疾病导致他不能看书、不能跑、不能跳，无法进行正常的学习生活，痛苦不堪。每次出血时，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如同废人一样，因此学校特批他休学两年治疗。医生建议他做手术，不要继续学业，如果眼睛再出一次血，就要双目失明。无奈他向中、西医多方求治，又练了许多健身气功，均无明显效果。修炼法轮功后他未经任何治疗，病症全无，精力充沛，有时连续工作48小时，也没问题。

1999年9月，曹凯因公开炼功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后被勒令休学。发育生物所党委不顾曹凯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患有多种先天疾病，强行收回所里租给其夫妇居住的房屋，致使其夫妇长期流离失所。夫妻去上访，双双被非法关押，年幼的孩子无法照顾，最终孩子不幸夭折。

2000年6月，曹凯在海南被公安非法抓捕，分别在北京七处看守所、海淀看守所非法关押近100天。期间，曹凯一直绝食抗议，遭到长期强行灌食折磨，看守为避免麻烦，将灌食的管子长期插入其胃中。由于长期折磨，曹凯的身体极其虚弱，瘦骨嶙峋，许多器官已萎缩，眼底出血，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生命危在旦夕。2000年9月底，他被海淀看守所释放。2001年2月，他在一名法轮功学员家中交流时又被非法抓捕，据消息现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

案例 15

王永谦：物理博士后，33岁，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尖端研究，是优秀的青年科学家，科研骨干。王永谦曾被多次非法关押、“洗脑”。

2000年的北京新世纪法会就在王永谦的家中召开，因此被当时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无线电研究所开除，直到现在也被剥夺了分房等一系列职工应有的待遇。中国科学院配合“610”不法人员将王永谦绑架后，已下令禁止单位所有被记录的法轮功学员出境，甚至到港澳地区旅游也不行。

2003年9月19日，北京市海淀区“610”、公安局绑架了5名法轮功学员：沈应柏博士（林业大学教授、系主任）、张文革博士（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谭芳（张文革的妻子）、和中国科学院王永谦博士及他的妻子周湘元，现已转入丰台区看守所。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是因为讲真话，向民众、向政府说自己修炼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而遭受迫害的。

案例 16

李晓东：男，26岁，中国科学院软件所硕士生。1999年9月，李晓东因在北京中关村操场炼功被非法拘留1个月。后被科院强令休学。其母亲因其遭遇而倍受打击，几近精神崩溃。2000年6月，其所书记亲自去李晓东家中要求其做出保证才能复学，但李晓东向所里表明自己要坚持修炼法轮功，所里没办法，只好让其复学。

2000年国庆前夕，被中关村派出所非法扣押一天，11月，科学院将其非法绑架至“洗脑班”，关押几天后李晓东成功逃离。之后所里又利用其家人诱捕他，被抓后李晓东以死相抗，派出所怕出人命，和其所里领导在他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没有救人，而是为避免责任，强迫他写了一份退学报告。后李晓东一直流离失所，2001年2月，在一名法轮功学员家中交流时被捕，现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

案例 17

龚坤：男，约30岁，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博士生。龚坤由于其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被中关村派出所扣押，并被科学院勒令长期休学，并一再延长休学期限。科学院不断给其年事已高的父母施加压力，几次要两位老人来京带他回家，令其父母身心倍受折磨。2000年11月，诱骗龚坤回所图谋送其去“洗脑班”未逞。

案例 18

管戈：丈夫曾经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因管戈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迫离开原单位，现在新乡市河南师范大学任教。管戈原籍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学毕业，曾在北京市工作。

管戈因向世人讲清真相于 2001 年 5 月被新乡市红旗公安分局警察抓走，关押在新乡市看守所，2001 年 8 月 4 日被非法劳教 3 年，在河南省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遭到关押迫害，因不放弃信仰，于 2003 年 6 月 4 日被十八里河劳教所的警察迫害致死。

管戈在警察的严刑、强硬的高压下，没有动摇，坚决不配合邪恶。警察贾美丽（三大队队长）唆使吸毒犯冯燕萍、付金玉给法轮功学员用刑，先是上绳、电棍击、看不起作用，又用毒刑，穿“约束衣”，吊起来拷问。警察对意志坚强者一般要吊一天一夜。这种名为“约束衣”的酷刑极为残忍，此衣有设计好的带子把人双臂在背后交叉捆绑，再从肩上拉过来与腿一起捆绑结实。穿上“约束衣”后，会导致肩、肘、腕等处筋骨断裂、或脊柱断裂。警察指使打手把耳机放大音量播放诬蔑法轮功的言词塞在法轮功学员耳内，再把嘴塞上，吊在密室铁窗旁。受此刑者会痛昏或痛死在刑具里。

据管戈家属透漏：管戈头顶上部有三处肿块，发际上方有一 6 至 7 厘米长，1 厘米宽的被重物击打后留下的凹痕，头部被打出一个馒头大小的肿包，背部命门部位有似被高压电棍电击过的青黑色痕迹，两臂外侧呈暗红色，左手指（指甲部位）呈紫红色，右为白色，腿后部有青肿，颈部有一青黑色的勒痕……

案例 19.

张勇：男，33 岁，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博士后。1999 年 7 月 21 日，张勇因上访被中关村派出所强行关押 48 小时，要求张勇保证以后不再为法轮功上访，被拒绝。之后，中科院及所里领导多次找张勇谈话，逼他放弃修炼。1999 年 12 月 26 日，张勇到北京中级法院申请旁听而被非法扣押 1 天。1999 年 12 月 29 日，国家安全部警察闯入张勇宿舍非法查抄。12 月 30 日，又将张勇在中关村派出所非法关押 2 天。

2000 年 4 月 13 日，张勇去天安门打横幅，被非法拘留 1 个月。2000 年 7 月 19 日半夜，张勇被公安非法抓到中关村派出所关押 2 天。2000 年 8 月 1 日，被非法劳教，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关押半年，期间多次遭到围攻、强制“洗脑”、熬夜、体罚，并强迫制作各种非法劳教产品。

2001 年 5 月，科学院又强迫单位送张勇去“洗脑班”“洗脑”。张勇为抵制迫害出走，一直流离失所。2001 年 7 月因与法轮功学员交流而被逮捕，非法关押 1 年多

以后，被非法判刑4年，现被强制关押在广州市石井镇槎头越秀看守所，状况不明。

案例 20

闫晓华：张勇的未婚妻，原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博士生。1999年10月闫晓华因上访被非法拘留。回家后，中科院不顾看守所为其所做的无病检查报告，以有病为名将其开除。后被单位强制退学。之后几次非法迫害，一直流离失所。2003年12月30日在北京复兴门附近被警察绑架，关押在丰台看守所。2004年1月份因外出和朋友吃饭，在餐馆被安全局警察绑架，目前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洗脑班”（北京法制培训中心），地点在大兴县。这里的迫害手段极其残酷卑鄙，长期剥夺睡眠、酷刑、体罚、高压电棍、性虐待等等。

案例 21

莫海涛：男，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原在职硕士生。莫海涛从老家探亲回来，刚到所报到便被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秘密带走，莫先生被带走时，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未向莫先生家属说明任何理由。莫海涛多次被拘留，后送强制劳教，多次在劳教所遭毒打。

案例 22

刘疆：男，27岁，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硕士，1999年8月，动物所因他不放弃修炼而不给他注册，使其失去了深造机会。

案例 23

张令翊：中国科学院博士后，于1月1日无故被警察从家中带走，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案例 24

贾建军：上海交大博士毕业，1999到技物所二室，小卫星组工作。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被送到青浦“洗脑班”。回来后，一直受到压制，不予重用。

案例 25

杨文：男，33岁，原东京大学留学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就职于中国科学院。2000年7月回国护照被扣留，非法拘留一个月后以“保外候审”形式释放。2001年7月因与法轮功学员交流而被逮捕，非法关押一年多以后，被非法判刑4年，现被强制关押在广州市石井镇槎头越秀看守所。

案例 26

孟军：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的博士生，所里已决定要开除她的学籍。

案例 27

杨杰：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生，被迫休学。

案例 28

马成功：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生，被迫休学。

案例 29

周丽：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研究生，被迫结业。